



鹭江出版社

■ 杨东平 著

无梦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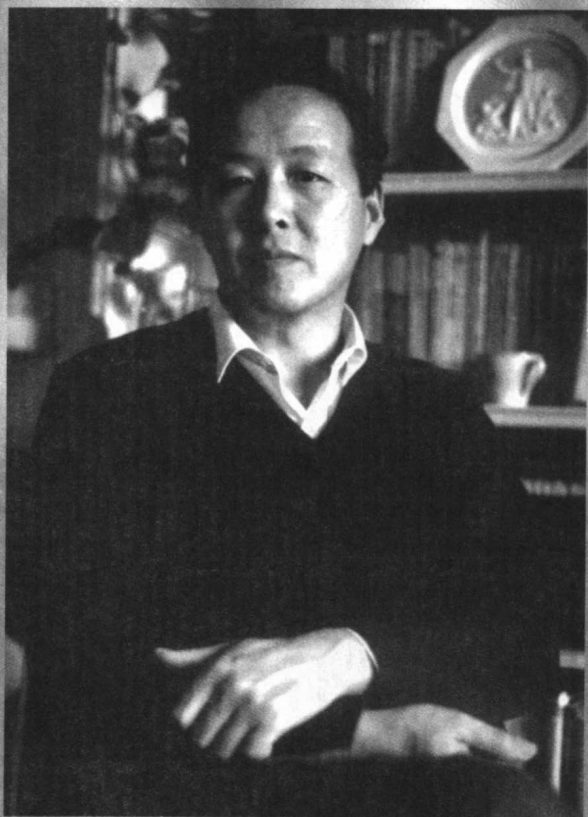
鹭江出版社

无梦时代

C53
1072

杨东平 著

SBTK-3/06



杨东平，1949年生，上海人，北京理工大学高教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教育研究和文化研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的年度报告《社会蓝皮书》教育报告和文化报告者；先后任《光明日报》、《北京日报》、《南方周末》等报的专栏作者；现为中央电视台谈话节目《实话实说》的总策划，我国民间环境保护组织“自然之友”副会长。著有《通才教育论》、《城市季风》、《未来生存空间》等多种著作。

文化视点

- 003 无梦时代
- 006《实话实说》：营造“家”的感觉
- 009 网络：基本上还是神话
- 012 三十年后话知青
- 015“老照片”中的历史
- 018 人民书写的历史
- 021 建筑是一种文化
- 024 建设制度文明
- 027 首先是公开
- 030 菜市口的悲剧
- 033 关于“首都经济”
- 035 再谈“公交优先”
- 037 平安大街
- 040 大商厦之灾
- 043 探寻上海的文化之根

045 代际冲突和独生子女的一代

绿色观察

055 老虎的虎年

058 三峡工程：勿忘环境

061 中医药与环境保护

063 我国报纸的环境意识

066 北京的空气

069 惊闻上海鸟消息

072 “见血娱乐”何时休

075 植树黑龙潭

078 质疑美国模式

082 生存，还是发展

086 海狗之忧

089 最有效的监督

092 长江深处的痛与美

095 遥看新世纪的绿色

099 “屡禁不止、愈演愈烈”的背后

102 环境保护的新思维

教育时评

107 北大校庆

110 大楼与大师

114 大学：多大算大？

117 大学之道

121 怎样落实“科教兴国”

124 再说教育经费

126 部委院校体制改革：走向何方？

129 改革考试制度势在必行

131 女大学生成问题

136 师生关系“浮出水面”

138 关于学生的“义务工作”

141 美国的教育改革计划

144 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正在加剧的冲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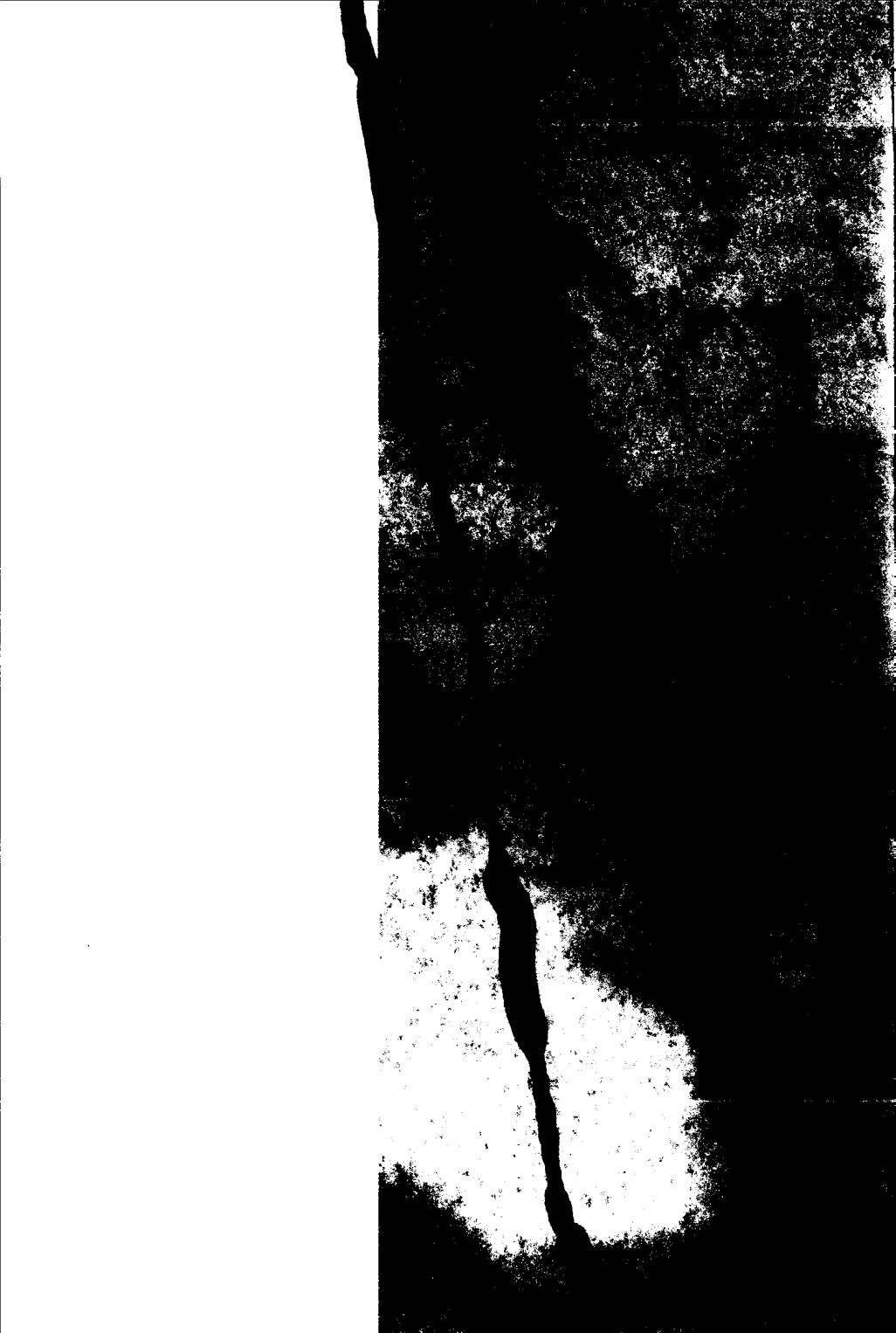
- 149 天才的诞生
- 151 教育图书的新视野
- 154 语文课：我们失去了什么
- 164 中国教育需要一场革命
- 171 中国传统教育的现代命运
- 185 走进学习化社会
- 190 中国教育：三种文明的冲突挤压
- 193 高校扩招之后
- 196 高等教育的文化转换和制度创新

心路历程

- 203 “人生圆桌”
- 211 我的教育观
- 228 从红到绿
- 271 我的梦想，不都是梦想
- 273 世纪末的写作(跋)



文化视点



无梦时代

上海虹桥商厦在北京、上海、重庆、香港四个城市的青年中进行的“今天，我们怎么梦想”的公众调查，为我们提供许多很有认识价值的信息。

在思维的谱系上，梦想、理想、感想、设想等等的区别本来是清楚的；它标志了思维的开放程度和不同的精神向度。但是在这个调查中，梦想已经变得如此扑朔迷离、暧昧不清和吞吞吐吐。没有比这一事实更清晰地显现了梦想在当代生活中的蜕变。

自然，梦想首先是时间的函数，与激情、浪漫一样，它几乎是青春的专利。一个孩子的梦想可能是像鸟一样飞翔，是上月球；而老人的梦想——如果也可以称之为梦想的话——则往往是平安无恙、多活几年。在我看来，改善住房、提高收入、考上好学校之类的考虑，可以叫希望或者愿望，但实在算不得梦想，那似乎是降低和亵渎了梦想。

梦想从在精神的空中翱翔的形而上的追求，变为家居生活中“奔小康”的实惠算计，这一变化是所有中国人都共同经历的。相对于虚幻空洞的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社会生活的世俗化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进步。理性化、现实主义、功利主义一直是我

们十分匮乏的文化资源。但是，也许是这种反弹太剧烈了，理想主义的时代之后，浪漫和梦想迅速隐退，现实主义马上蜕变为赤裸裸的物质主义。爱情变为婚姻，梦想变为家庭计划。计划当然应当是冷静、客观的。于是，大多数青年的“梦想”异常地平静、常规和缺乏色彩，而且一旦与现实冲突，便采取非常乖巧的“调整”和“放弃”的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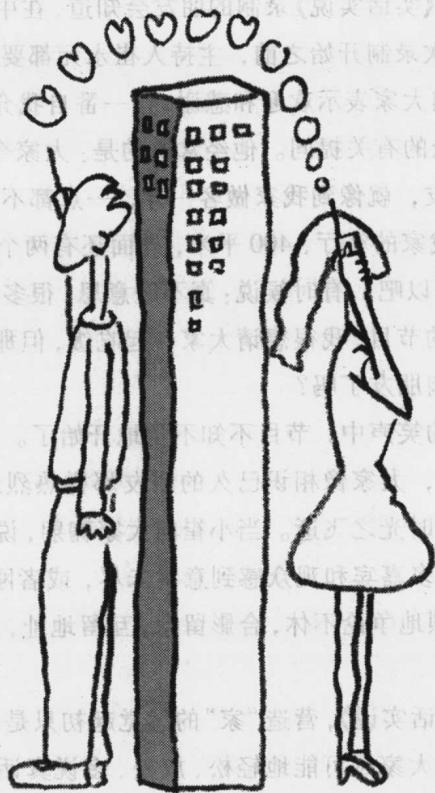
透过青年人的梦想，我们看到的其实是一代人的生命力、想象力和创造力——它造就了城市社会的活力。远比内地更为商业化、有“文化沙漠”之讥的香港，青年人却显然拥有更多的梦想，在那里梦想当作家的青年，比上海、北京、重庆要多得多，是十分发人省思的。它至少表明，香港的青年更像是青年。“一地鸡毛”的小职员是与文学梦无缘的，被考试压倒的小大人只有噩梦。不同城市青年关于梦想成真的认知，则折射了他们对未来的预期。如果说，香港青年对“梦想成真”的认可程度高，反映的是他们对香港社会未来发展的信心；那么他们认为实现梦想主要靠个人努力的比例远远高于内地，反映的则是香港社会的现代化程度。调查揭示了香港、上海、北京、重庆所处的不同的状态。比较而言，重庆的社会氛围更为传统，那里的人梦最少最实（梦及金钱的最多）、对实现梦想的认可程度最低、认为靠朋友靠运气的比例最高。

无梦的青春，正如没有童年的儿童一样是不幸的，而没有梦想的民族是可怕的。在林肯纪念碑下喊出“我有一个梦想”的马丁·路德金已经实现了他的梦想。在汽车间里发誓“让每一个家庭都有电脑”的比尔·盖茨正在实现他的梦想。今年夏天，我国最大的教育软件企业科利华公司组织了一个中国儿童赴美的

“超级夏令营”，对学生进行思维和个性的“拓展训练”。回国后，一个过去“内秀”而缺乏自信的北京男孩程远说出了自己的梦想：长大要当教育部长！

现在，如果让我也说出一个梦想的话，那就是：点燃下一代人的梦想。

1998/10/21



《实话实说》：营造“家”的感觉

参加过《实话实说》录制的朋友会知道，在中央电视台第6演播室，每次录制开始之前，主持人崔永元都要进行一段时间的“热场”，向大家表示欢迎和感谢，作一番自我介绍，讲几个笑话，回答观众的有关提问。他经常说的是：大家今天来到这里，就是我的朋友，就像到我家做客一样，一点都不用紧张。你们看，这就是我家的客厅，400平米，外面还有两个厕所，一室两卫，条件还可以吧。有时候说：真不好意思，很多人没吃晚饭就赶来做我们的节目，我很想请大家一起吃饭，但那样一来，咱们不就成了酒肉朋友了吗？

在愉快的笑声中，节目不知不觉地开始了。“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大家像相识已久的朋友那样热烈地交谈和激烈地争论，不知时光之飞逝。当小崔向大家鞠躬，说“咱们下星期再见”时，很多嘉宾和观众感到意犹未尽，或者刚刚进入状态，他们仍然激烈地争论不休，合影留念，互留地址，大家真的成了朋友。

对于《实话实说》，营造“家”的感觉起初只是一种不自觉的努力，希望使大家尽可能地轻松、放松、多说真话不说套话；但是到后来，这越来越变为一种自觉的文化追求。如果用一句话

来表达这种理念，那就是“追求真实”。

当我们开始做这个节目时，最感头疼的就是大家早已形成的话语习惯——面对公共媒体条件反射般自然流畅的空话、假话、大话、套话。一些领导干部很习惯地把演播室变成他单位的会议室，学者专家则把它变成了理论研讨会。大学生们不是把它当作记者招待会，作一番漫长的铺垫，说了五分钟话还没有提出要问的问题，就是把它当作大专辩论会，口若悬河，语不惊人死不休。大多数人面对摄像机时往往忘记了平常是怎么说话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媒体本身。观众需要进行语境移位，重温在家中谈话的感觉，因为没有一个人会在家里也那样令人讨厌地说话。因而，当《实话实说》播出之初，许多人感到震惊的首先不是谈话内容，而是谈话方式：怎么，在电视上也能像平常那样自然地说话，想到啥就说啥？

《实话实说》不是政府论坛、不是专家论坛、不是大专辩论会，也不是文艺节目，而是老百姓在一起说心里话的地方，小崔给自己的定位是“邻居大妈家的儿子”。做节目于是变成了讲真话的比试，表现最好的，往往是老人和孩子。这大概是因为老人已不再需要说假话，而孩子还没有完全学会。一个现场有一些老人和孩子，“家”的感觉便活生生地出现了。而语言最有感染力、最出彩的，通常并不是专家、演员，正是来自胡同、工厂、农村的普通人。只有他们才会说出“老猫房上睡，一辈传一辈”、“后妈打孩子，一下是一下”之类满堂喝彩的妙语，正是所谓“美在民间”。

讲真话本身是具有足够魅力的，而且是社会生活中相当稀缺的资源。追求真实于是成为《实话实说》的灵魂。不但谈话的人

物、事件必须是真实的，观点必须是谈话者自己的观点（拒绝使用“托儿”），而且谈话过程也应当是真实的，这意味着没有重复、没有中断，由始至终一气呵成。此外，还有细节的真实。一个基本的参照标准就是：在家里谈话也会是这样吗？于是，以前嘉宾坐的像吧台里那样的高脚凳改换成了普通的坐椅或沙发。以前主持人是在观众的掌声中由高处走入场内的，这种从文艺晚会移植来的出场方式加大了主持人与观众的距离，把谈话变成了演出。现在，主持人通常是在掌声平息之后从观众席中站起来。我们也曾想到过现场重逢之类“催人泪下”的煽情的设计，但被一致否定了。那不是《实话实说》的风格，不但人为设计的痕迹太重，有违自然；小崔甚至认为这样做是不太人道的；干吗不让人家尽早相会，做一个节目真有那么重要吗？

我们做了许多与家庭有关的节目，包括夫妻关系、两代人关系、邻里关系、亲戚关系、子女教育、结婚和离婚、休闲和养老等等。每做一次节目，和观众一起流泪和欢笑，都使我们沉浸在日常生活的真实感情之中。情至深处，连乐队也忘记了演奏。我个人感到非常愉快的，是和节目组年轻的同事们的相处。与其他工作环境很不相同的是，这里最没有“单位”的感觉，没有“领导”的作风和话语，没有强硬的限制与管束，工作会议通常也总是笑话连篇，没大没小。事实上，大家是把《实话实说》作为一个“家”来营造的。在这个年轻的家庭中，我是最为年长的“前辈”，彼此“尊老爱幼”，汲取、交换着不同的经验。

能够与自己喜欢的人一起做一件喜欢的事是一种幸运。我们都会更尽心地工作，为了小家，为了大家……

网络：基本上还是神话

说起来，我上网也有一年了，好歹是个网民，没有被信息时代淘汰，关于网络的事还算略知一二。谁知就因为这略知一二，便对网络不那么崇拜了。如今我一听到那些鼓励别人赶快上网、否则马上就要落后了的宣传，就知道他准是还没有上过网。

我本来也像所有人一样相信网络的神奇和万能，但可惜，正所谓期望越高，失望越大。买了一堆《网络高手》、《精彩网址》之类的书，书上什么都有，果然精彩，真的比《参考消息》好看多了。一上网才知道，凡是你想看的，大多是进不去的。网络也有中国国情。可以任你“遨游”的，主要是那些我毫无兴趣的娱乐、商业、广告等网址。那就逛咱自己的吧。不上不知道，原来许多国人的网站只是个空头招牌，连半成品都算不上，一条标题下面，是“本站正在建设之中”的告示。也有的主页像真的一样，煞有介事地开列了不少细目，但当你用鼠标点它时，它却毫无反应。大多数当然还是有反应，只是内容简陋陈旧得令人难以置信——似乎是从不打算更新的。例如“中国拍卖高速公路”，陈列的仍然是去年秋季拍卖的信息。你想知道最新的预告吗，请看报纸。我最想借光的当属图书馆。可是一直不知道北京图

书馆的网址,也不知道它是否已经上网。手头有一个上海图书馆的网址,心想也可以解决大问题。谁知,这个上海图书馆的网址,我至今还未进去过——由于缺乏耐心。一旦接通,便是不断的“沙漏”。总算出现主页了,如果你点“图书查询”,便是永远的“沙漏”。就像过去形容朝鲜电影一样:出去撒泡尿回来,还在老地方。我觉得我们等待奇迹显现的耐心不会超过五分钟,但为了“上图”,我等了十五分钟,最后只好“拜拜了您哪”,玩儿去!

我们信息时代的服务总体上就是这种水平和速度。它不但极端耗时,而且还特别费钱!于是我开始怀疑那些关于网络的宣传——例如“在网上拿文凭”的网上学校,技术上肯定是没什么问题的,可是天天在网上学习几个小时,这钱花得起吗?起码我是不敢想象的。我学校的办公室连电话费都承包了,电话都不敢多打,却巴巴地盼着上网。我心想,到时候就知道不是好玩的,让你上都不上了。

简而言之,我相信网络是个好东西,但我现在使用的只是E-mail,我认识的许多知识分子对网络的使用也仅限于此。浏览是昂贵的,而且内容十分简略肤浅。聊天,没有那么无聊。网上购书、购物,基本还是一种宣传。其他的,还有什么呢?至于网络收费和网络服务,不说也罢。

因而,上网对我最重要的收获之一,是破除迷信——恰如最新流行的“知识经济”。我们必须十分清醒地认识我们的实际处境,不要被炒得忘乎所以,以为高歌信息时代我们就是信息时代,高唱“知识经济”我们就是知识经济了。我同意这种说法:知识经济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工业经济基础上的,是需要高投入、高技术、高素质的。我们现在仍然在工业经济的发展阶段,无论